

郭〇〇傳

刘振华

江苏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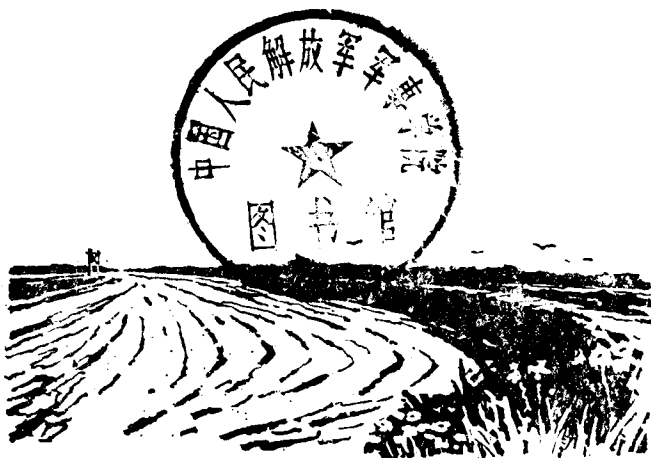




2 039 1315 9

郭〇〇傳

刘 振 华



江苏人民出版社

封面 陈达林
插图 张闻彩

郭 〇 〇 传

刘 振 华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苏州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75 字数 180,000

1981年10月第1版 198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500 册

书号：10100·509

定价：0.60元

责任编辑 陈乃祥

目 录

郭○○传·····	1
郭○○续传·····	48
张文礼吃救济·····	95
清官册·····	110
张文礼赶集·····	127
填沟·····	138
选代表·····	153
山坳里来的青年人·····	164
云遮月·····	179
迎春鞋·····	189
火红的榴花·····	209
三个难题和两个学生的故事·····	219

郭 ○ ○ 传

第一章 名字的来历

这里首先要说清楚，郭○○不能念成“郭零零”，要念成“郭圈圈”，而且要念成小字眼儿的儿化音，这样读起来就别致了。

郭○○是我们邻家郭大哥的外号。这个外号是打哪儿来的呢？说起来还很麻烦呢！

我们这个郭大哥，本来没有外号，也没有大号，只有一个小名，叫狗呆。他爹是个穷铁匠，他打七、八岁就跟爹学打铁。那时光是旧社会，穷铁匠的穷小子当然没有福分进学堂，所以也就用不着大号。一直到解放后一九五三年普选，选民登记册上也是用狗呆这个乳名。到了一九五五年农村实行合作化，接着又办大社，实行乡社合一，乡政府办起了一个铁木业合作社，要吸收狗呆去参加。这时他已经二十六岁了。他背着打铁的家伙去报到，人家说要上册子，得用大号。他只好回来问他爹。爹也不识字，想了半天，说：

“小子！咱家三辈子都是穷铁匠，到了你这一辈，又入社又当工人，也算是咱郭家的光彩，你大号就叫郭中彩吧！”这个名字本来是满好的，可是万没想到，在上册子的时候弄错了，写成了“郭忠财”。打那以后的许多年，他从来也不知道有这个讹错，更不会去研究“彩”和“财”各有什么讲究。这个事，到文化大革命时就惹起了一场很大的麻烦。

庄上有一座学校。有一回红卫兵出来破“四旧”，先打到公社下勒令：把“汉皇公社”改为“红卫公社”，把“虎山大队”改为“东

风大队”，接着就挨门查户抄书，连妇女夹鞋样子的本子也没放过，再接着就是砸墓碑……这些轰轰烈烈的事业干得差不多了，就想到了人名字，因为人名字也都打着阶级的烙印，有封资修的黑货。这一查就查到了郭忠财的名下，小将们瞪眼一看：“嗨！忠财，这不是忠于地主资产阶级吗？”于是一起拥进郭家门，门上糊道勒令，限期把“封资修”的名字改成革命的名字。当时郭忠财并不服气，说：“俺姓郭的是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一句话把红卫兵惹恼了，说他反对破四旧、立四新，要拿他戴高帽子游乡。那时光郭忠财还不晓得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伟大的现实意义，只晓得“名字是爹起的，谁也不能改”。多亏一位老师耐心给他解释说：“郭家大哥你慢着发脾气，他们的意思是你这个财字犯忌。财嘛，就是钱财，财产，财产就是资产。这个嘛，就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瞧，你忠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还得了吗？”忠财一听，先是打了个寒颤，接着冷静一想，觉得实在冤枉，自己从来没有安过忠于资本主义这副心肠，他跳起来骂道：“龟孙羔子！我忠于资本，拿出证明来！”说着就要摸他那柄打铁的二锤。

“他顽固！”红卫兵们更恼了，一起向郭忠财包围过来，同时举起手中的宝书，一起高唱：“……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一看这场面，忠财的全家都把胆吓破了。他爹一面骂他，一面向红卫兵们赔礼；他媳妇拖着他胳膊直往屋里拽。可是忠财力气大，谁也拉不动他。又多亏那位好心的老师，把嘴巴靠在他的耳朵上，说：“大哥，你不晓得啊！破四旧，这是党中央文件上写着的啊！文化大革命嘛，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你要听党的话啊！”

“啊！真的吗？”忠财怔住了。

“不信，你看啊！”老师掏出一张报纸，指指点点读了一阵。又解释说：“你是贫农，本来就很革命，现在再改上一个革命的名字，不就更革命了吗？！改了吧！这是革命。”

“噢！”忠财点了点头，悔恨地说：“咳！哪个龟孙知道我这个名字有毒啊！也不知道是党的号召啊！你想想，我能忠于资本主义？天地良心啊！”他向红卫兵们做了几句检讨，说保证把名字改掉，大家这才高唱着“语录歌”，离开郭家，去干另外的更伟大的事业去了。

这时候“文化大革命”的火焰正在我们这个伟大祖国的大地上到处燃烧，从大处说是震惊着整个世界，从小处说是深入到各家各户，触及着每一个活人的灵魂，大家都要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了，郭忠财也得跟着这股洪流往前跑啊，就象一叶芦苇被卷入大海的波涛中一样。于是，忠财蹲在他爹面前，商量这名字该咋个改法。七十岁的老爹倒也看得明白，一来他懂得一个道理：凡是来了运动，老百姓都是要跟着走的，就象土改、合作化、大跃进等等这些运动一样，上级是说得办得到的。事实证明这样跟着往前奔满有好处，也有信心会一直奔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回文化大革命咱也不甘落后啊！”二来，改名字既是革命，这个命革起来也很便当，况且又是只改名不改姓。他这样一琢磨，倒是担心儿子还有什么想不通的地方，就把听来的许多改名字的例子举出来给他听，例如某某村的刘永修改成了刘反修，某某村的李忠美改成了李反帝……还有云龙山的名字也改成了“红卫山”，云龙湖改成了“红卫湖”，“狗呆，可别再说别的话了，改吧！”忠财叹了一口气，“咳！我的糊涂爹呀！当初你就不该给我起这个有毒的名字呀！”爹辩解说：“是你自个报错了，自作自受，还要倒打一耙吗？”爷儿俩你怪我，我怪你，差一点动起手来。幸亏忠财的媳妇左说右劝，才算拉倒。不过，名字还是要改的。他爹说：“这一回要靠你自己拿主张，好歹我不多嘴，以后有毒没毒也怪不得我了。”

忠财也没有什么好主意，只好找到学校那位老师。老师带着他到了“红卫兵指挥部”，指挥说：“好办，你是贫下中农，当然要忠于毛主席，忠于副统帅。你以后就叫郭东彪吧！”忠财一听，觉得有些

别扭，好象乍穿上一身新衣裳不敢走动一样，可又弄不清别扭在哪里，只好答应下来再说。

要搁平常年月，这种事情真不够乡里乡亲们谈笑的，快四十岁的人了改啥名字呢？吃饱撑的吗？不过，我们徐州人有句俗话：“人随王法草随风”，老百姓有几千年当“顺民”的优良传统，更何况眼下是新社会，瞪起眼来熟悉新事物还来不及呢，谁还顾得上谈笑！所以，郭东彪这个名字也跟很多新改的名字一样，很快就被大家传开了。可是万没想到传了六年以后的九月间，突然发生了一件大事：林彪自我爆炸了，郭东彪这个名字也不能不跟着一家伙炸了！

一开始，这件事不光郭东彪不敢相信，老百姓谁也不敢相信，大家有的咬着耳朵互相打听，有的认为这是阶级敌人造谣。不久传达了文件，证明这是事实，好多人目瞪口呆了。郭东彪两耳嗡嗡直叫，心里咚咚跳：“他不是对伟大领袖最忠吗？咋的想起来谋害……都当上副统帅啦，官职还小吗？威威武武的还不行吗？还昧着良心干下伤天害理的缺德事！老天有眼，你不爆炸谁爆炸，活该啊！”同时心里又想：“你好糊涂啊！做了这么大的大官，福也够你享的了，你那办公桌抽屉里还能缺了烧饼油条吗？不用我猜，哪顿饭都少不了一碗汤半碗油，花椒茴香乱碰头。你是有福不享自找死！”他真个儿的是越想越来火。火了一阵，想起自己名字上带着一个“彪”字，好象鼻子上落了一只苍蝇一样不是滋味。“糟了，这咋弄法？”不改，定然是不行了，改吧，一时想不出新的来，只好采取一个临时的办法：先把旧名字作废了再说。主意一定，他便跑到生产队的办公室，找到会计，要他把社员花名册拿出来，“给我把名字改一改。”会计把名册打开，拿起笔来，问他这一回改成啥名字，他说：“我还没有想妥呢，会计你帮我想想吧！”会计翻着眼皮说：“万万不能，这是忠不忠的大问题，我不能乱出主意。”郭东彪一听这话，知道再说好话也没有用场，便挠了一阵头皮，说：“不然的话，你先把我的老名字勾掉，等我想好了新名字再来告诉你。”会计说：“也好。我先给你

画两个圈儿等着吧！”说着，勾掉了旧名字，顺手在名册上画上了“郭〇〇”。

这件新闻传开以后，在村里似乎没有引起多大议论，不知是因为不便开口，还是觉得于自己无关。不过话得说回来，不开口不等于心里没有话，就和通常遇到什么大家都无可奈何的事体时，人人都闷住头抽烟，谁也没法开口一样。大家心里是些什么话，又是谁也说不清楚，最多是心情上的惶惑不安。当然这种不安不是从郭东彪改名字开始的。在啥时候开始的，又为什么不安？也没有谁说清楚过，不知道是真的说不清楚，还是不愿意说清楚。也可能是因为那些纷纷出现的新鲜事物一桩桩都冒着五光十色，直往面前扑来，结果把庄稼人弄得眼花缭乱了，顾不得擦眼也看不清楚，索性什么也别看，什么也别想，刮风下雨随他去吧！叫早请示就早请示，叫晚汇报就晚汇报，反正有共产党领导，塌不下天来，没事少开口，天黑早关门，管他郭东彪还是郭〇〇，谁也不管这些闲事。所以郭〇〇以后又改成了什么名字，大家也没有注意。据有的青年人说，改成了郭东青，又说“四人帮”倒台后又成了郭〇〇。这也无据可考，不必纠缠，好在郭〇〇这个名字的来历总算弄清了，下边就要说他的英雄事迹了。

第二章 听党的话

“郭忠财是一个老实人。”俺们那一大片十几个庄子上的人都这样说。老百姓评价一个人好坏，主要是看他是不是忠诚老实。郭忠财的忠诚老实是出了名的，举一个小例子就能说明这一点。

办高级社那年秋天，有一天，社长派他到南山看山芋，社长说：“兄弟，咱南山窝那三十亩山芋长得不差，一棵足有三四斤。那里离庄六七里路，今儿个夜里你去看，别叫歹人钻空子偷了。明天一早我派人去把你替换回来。”忠财说：“你放心！少一根山芋藤子我

负责。”天色刚眼麻乱，忠财就上南山了。他有一支“湖北造”步枪，老百姓通称“湖北条子”，这支枪还是土地改革当民兵时领的，一年四季总是背在身上，虽然从来没有子弹，枪栓也很难拉开，可他总是背着。本来乡政府多次要给他换一支苏式步骑枪，他又摇头又拍屁股，用手“啪啪”地拍着枪托子说：“这是我们的传家宝，光荣传统别忘了！”又说：“环境变了，思想不能变。”这次看山芋自然离不开这支枪。他把枪倒过来背在肩上，枪托朝上，上面挑着一条蓑衣，腰里揣着烟叶、火柴就上山了。谁知第二天社长在乡里开了一天会，忘了派人替换他。他在南山饿了整整一天。社长心疼地说：“忠财你这人真是，我忘了派人换你，你不会回来吃过饭再去吗？”郭忠财一边大口大口地吞着饭，一边说：“你早咋不这样说？”社长说：“这还用我说？再说山上有的是山芋，你腰里有洋火，不能弄一把山草烧山芋吃吗？”忠财说：“那是公家的东西，谁饿了谁吃，还成规矩吗？”这句话把社长说得十分感动，几乎逢人就夸奖说：“俺们郭忠财真是个老实人！”郭忠财每当听到这话，总是傻乎乎、笑嘻嘻地说：“老老实实听上级话，保险没错儿！”

“听上级话”，这是郭忠财多少年来时刻遵守的一句格言。“上级”的范围自然很广，在他心里，一切带“长”的，例如土改时期的村农会长、土改队长、工作组长、民兵班长；后来是村长、社长、乡长、区长；再后来是生产队长、公社社长，还有县长以及各类科长、局长、部长……这些有官衔名称的同志自然都是上级。他认定，所有上级、上上级的话，都是从毛主席那里传达下来的，听上级的话就是听毛主席的话。不论哪一级的“长”说了话，郭忠财都老老实实地照办。此外还常有些到乡下抓临时工作的同志，虽然不带“长”，郭忠财也看作是上级，因为他们是上级派来的，是“组织”，是“领导”。是组织就可以发号召，是领导就可以做指示。只要他听说是“组织号召”，是“领导意见”，就认定是正确的，就一心一意照着办。还有“政府”，“委员会”，“联合会”，以及“机关”、“部门”、“单

位”……这些名称，他也都认为是上级。

郭忠财把开会也看成上级。他最喜欢参加大会。因为开大会时有领导做报告，发号召，听过了就可以坚决响应。他讨厌开小会，因为小会开起来七言八语，弄不清谁说的算数，不易响应。所以只要他一参加小会，就要找个靠墙的地方蹲下，困了便往后一仰，把脖子横在肩上，哼啦哈啦打呼噜睡觉。有一回，他到公社参加一个发展养鸡座谈会。别人见他瞌睡打盹，用胳膊肘子把他捣醒，说：“咳！你是来开会的，还是来睡觉的？”他回答说：“上级说咋着办就咋着办。咱响应号召。”有个老头开玩笑说：“上级说了，今后不准养鸡。你打算咋着办？”他这才睁开眼，说：“好办。我家有五斤小米，弄点六六粉一拌，大鸡小鸡都剩不了。坚决响应号召。”这下子，弄得大家哄堂大笑，他更以为大家是笑他说大话，就咚的一声跳起来，红头胀脸地大声说：“你们都别笑，谁敢跟我比赛？三天以内检查。谁输了谁检讨！”后来从村到公社都知道他有这个情况，便不再找他参加小会。但只要开大会，是一定要先通知他的，还让他及早喊别人。比方上午八点钟才开大会，他从五点钟开始，就肩上背着枪，手里拿着铁皮广播筒，站到山坡上喊话，催促别人快到会场去。开起会来他又主动维持会场秩序；背着枪，挺着胸，见谁交头接耳，他就过去提出警告：“好好听啊！这是上级的新精神！”

不光开大会热心，赶集上店还喜欢看布告。只要见墙上张贴着大张方纸，又盖着大印，他就要挤过去。尽管不识字，也要仰着脸看半晌。字印得越满他越看得时间长。他说字越多事情越重要。一边看着一趟挨一趟的黑色方块，一边支起耳朵听别人议论内容，听不清楚的地方还要仔细打听。这样办当然很吃力，也很费功夫，有时候把赶集要办的事情也耽误了。譬如有一回，家里来了亲戚，老婆差他到集上去买猪肉，正好遇上一张县里的保护山林的布告，他只顾打听内容，把买猪肉的事情误了。太阳偏西他才回到家。老婆气得数落鼻子谴责脸，“你不是死在路上了吗？”他好象没有听

见老婆吵闹，站在老婆跟前，用褂子擦着脸上的汗，挺着脖子攥着拳说：“布告出来了，保护山林！山林，你懂吗？我打听了，山林就是山上的树，我打听了。”说着就背起枪上山了，饭也没顾得吃，幸亏老婆追上去塞给他四张烙饼一头蒜。又有一回，老婆差他去弹棉花。他背着包袱走到半路上，听说邻近一个大队里正在开会传达上级文件。他心里说：“上级有文件，我得去听一听。”又怕误了弹棉花，老婆吵闹。正在为难，来了一个大嫂，也是去弹棉花的。他灵机一动赶紧走上去，央求说：“这位大嫂，麻烦你把我这包棉花带着弹弹吧！我有要紧事。”那位大嫂也是个热心人，把他的棉花接过来，提着走了。等他听完会回到家，老婆问他棉花呢？他说：“你哪里知道呢？上级文件来了新精神。”问了半天，听说棉花交给一个不认识的过路人，老婆气得咬着牙把他骂了一顿。从此以后，凡是赶集上店办什么事，老婆再也不敢差他了。

“听上级的话没错”，这是郭忠财的格言，也是他的老习惯。不管哪一级上级，只要派他去干什么事情，他都干得很顶真，也很出色。不管多吃苦的事，只要说一声：“忠财，你能干，研究了，派你去！”他一听到“研究了”，不管是谁和谁研究的，他都立即下保证：“坚决完成任务。”派他扒河他扒河，派他开山他开山，派他看山他看山，派他放哨他放哨……他当过各种各样的模范，得过各式各样的奖状。没有奖状的不算，单有奖状的模范名称就有三十多种：治河模范，民兵模范，镇反模范，治安模范，护林模范，支农模范，除四害模范，还有计划生育模范……他的屋里挂满了奖状。不但在全公社出名，在全县也是挂上号的。干部们时常拿他当典型教育别人，时常在开动员大会时，要举出他的事迹，号召大家向他学习。青年团还请他作过几回报告。他作起报告来，总离不开“忆苦思甜，听党的话”这八个大字。

忠财最听党的话，最信仰毛主席，这种高贵品质并不是天生的。这要从土地改革时期说起。

提起土地改革那年，有一天晚上，土改工作队一位杨队长到郭忠财家里访贫问苦，动员郭忠财的爹带头斗地主。杨队长走后，郭忠财对他爹说：“爹，人家杨队长上门来请你，你斗不斗呢？”他爹老是皱着眉头不说话，过了几袋烟工夫才说：“要论咱庄这家财主的罪孽，把他咯嚓砍了头咱才解恨。谁知道斗倒斗不倒呢？”忠财说：“有工作队，又有区长县长，咋能斗不倒呢？能斗倒。”爹说：“狗呆你懂啥？一九四六年咱这里不是也斗过地主吗？四月十五开斗争大会，八月十五八路军北撤，第二天老蒋的军队又来了，把领头斗地主的人都抓了去，杀的杀，埋的埋，活的没剩几个。这一回再斗，要是老蒋再过来，哪可咋办呢？抓进去不死也得脱落层皮。”可是忠财说：“蒋介石不是让八路军打跑了吗？”爹说：“狗呆你真呆，四六年不是也打跑过吗？这一回你敢说八路不再北撤？”爷儿俩一直商量的半夜也没拿定主意。快到天明的时候，忠财不声不响跑到工作队，敲门打户的把杨队长叫起来，开口就问：“队长，你们八路军啥时候再北撤？”那杨队长是个明白人，听他这样问并不感到奇怪，便让忠财坐下，又拿一件大衣给他披上，和气地说：“现在咱们全国大陆都解放了，蒋介石逃到台湾去了，所以咱们再也不北撤了。”忠财说：“俺爹说老蒋再回来，抓进去不死也脱落一层皮。那一回就是杀的杀，埋的埋，活的没剩几个。队长你说斗地主，谁知道斗倒斗不倒呢？俺爹不敢斗。”当时杨队长见他说话全是直来直往，有啥说啥，一点也不拐弯，便认定他是个老实人。

不久，土改运动轰轰烈烈闹起来了，狗呆是土改积极分子，又参加了模范班（后来称为民兵），先是扛一条梭镖，后来领了一条湖北造步枪，日夜跟着工作队开会、诉苦，狗呆就抢着发言，每回发言总要把“谁要不斗地主谁就是龟孙”这句话摆在前头。他爹见他这样干，有时候很担心，直到开罢斗争大会，人民法庭把有血债的地主判了死刑，“嘭”的一枪毙了，他爹才舒了一口气，说：“这一回行了。”接着就分土地。狗呆家里分了六亩地，一头牛，还有两把锄

头一张犁。开春种地的时候，爷儿俩从来没有那样快活过，他爹一边扶着犁耕地，一边说：“真个儿的，毛主席是咱们的大救星。”狗呆“嘤嘤”拍着牛腰，嘴里喷着唾沫星子说：“你不是说杀的杀，埋的埋吗？人家杨队长的话你老怀疑，你可明白了吧！这是毛主席叫办的，以后可要记准：听毛主席的话！”第二天，忠财起五更跑到城里，买了一张毛主席像，恭恭敬敬贴在屋当门，还请小学老师写了一副大红纸对联挂在两旁，上联是“翻身不忘共产党”，下联是“幸福全靠毛主席”。

三年以后，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到来了，俺那村里也是敲锣打鼓成立农业合作社。按道理说，郭家是土改翻身户，是基本群众，加入农业社应当是积极的。可是郭家跟人不同：农忙种地，农闲打铁。俗话不俗：“开过药铺打过铁，什么生意都不热”。那是因为“黄金有价药无价”，“锤头一响，黄金万两”，郭家爷儿俩打了三个冬天的铁，买了四亩地，加上土改分的六亩，十亩地再加一口烘炉两把锤，日子就暄发起来了。家里有余粮，腰里有存款，生活不能再自在了。正巧邻家又给忠财说了一门亲事，虽说是个小寡妇，可是模样长得很周正，看了腊月初十的日子拜堂成亲。正在忙着盖新房的时候，村里农业社成立了。郭忠财见自己家落后，觉得很不好看，就劝他爹：“咱赶紧入社吧！”谁知，他爹早就暗地算过帐了：十来亩地种得不差，又会要手艺，等把新房盖好，媳妇娶进门，那就是一家三口，有打里的有打外的，这样年年有余剩，天天有进项，再过三年五年，多了不买，再买三五亩地，也就象个家当了。儿子一提出入社，爹心里忽腾忽腾光发跳。他对儿子说：“狗呆，你娘死得早，撇下咱爷儿俩，受了半辈子贫寒，眼下才算熬出个人来。我不是不听共产党毛主席的话，我是怕入了社，张三李四归大堆，合作社万一有个闪失，咱家的日子落个鸡飞蛋打，不就完了吗？再等等看吧！”说老实话，郭忠财又不是圣人，他听爹那么一说，觉得也有道理。可是他还是想赶紧入社。因为土改时候那些积极分子一见

面就说些话,有好心劝的,也有说拿不动的话的,不管啥话忠财都得听着,脸时常发红,走路也抬不起头来。每次回到家里,抬头看见毛主席像和那副对联,更觉得心里羞惭。他对爹说:“以前咱说过话的,事事听毛主席的话。现在忽然变了卦,不是自己拿巴掌打自己的脸吗?为人得凭个良心啊!”不巧又赶上一桩事:那位小寡妇突然托媒人告诉郭家父子,说她已经入社了,不能再嫁给单干户,腊月初十的日子不能再作数了,改到啥日子,等郭家入了社再说。这下子郭忠财慌了手脚,赶紧劝他爹。爹想了半天,又把忠财的舅请来商量了半夜,末了说:“狗呆,我看这样吧!我也算把你拉扯成人了。咱爷儿俩分开过吧!那两间新屋给你,再给你五亩地,你先入了社,我再候一年。你们成家以后好好在社里干。等到明年,如若社里兴旺发达,我也入进去,咱们举家团圆。要是社里混不好,你俩口子再回来,咱也举家团圆。狗呆你看好不好?”忠财一想也行,小寡妇也满高兴,于是在忠财入社那天,社干部们说:“也别等腊月初十啦!你们新事新办,双喜临门吧!”社里开了一个社员会,第一是欢迎新社员入社,第二是祝贺郭忠财结婚。大家说了一大车吉利话,社干部们也轮番讲了话,夸了新娘夸新郎,说的话句句都带新字:“新娘有觉悟,新郎思想强,新娘新郎是新人,新事新办新风尚,新社会带来新幸福,新娘新郎一起谢谢共产党。”说得到会社员心里蜜甜,郭忠财却用新褂子抹了两把眼泪,喉头梗塞着说:“要不是共产党毛主席,象我狗呆这穷小子,哪能……哪能混上个媳妇?”新娘也心里酸溜溜的,暗扯了新郎一把,小声说:“别哭,快谢谢大家。”新郎赶紧揉一把眼,咧开嘴就笑,不晓得是敬礼好还是鞠躬好,结果是连敬礼加鞠躬,两腿还弯了两弯,差一点跪下。送新人入新房的时候,社里送他一张毛主席彩色画像,端端正正挂在新房里,还送给一副新对联,是会捣蛋的社里会计编的。上联是:“新娘思想好,劝新郎双双入社,走上新道路”;下联是:“新郎决心大,同新娘步步不离,跟着共产党”。横批是五个大字:

“毛主席万岁”。从此以后，郭忠财怎样一心一意热爱共产党、一言一行听毛主席的话，夫妻俩怎样时时刻刻叨念毛主席的恩情，那是很自然的，也用不着多说了。要说的是这年一冬无雪无雨，春天大旱成灾，郭忠财爹的那五亩田满地干得都是大口子，小麦旱得又黄又瘦。忠财的爹愁得病了一场。多亏合作社兴修水利，不仅保住了社里的庄稼，把单干户的也保住了。夏秋两季，季季丰收。到了决分时候一算帐，户户增加收入，忠财夫妻俩分的粮食大囤满小囤流。忠财爹因为入社迟了一年，懊悔得光想摔头，对忠财说：“狗呆，我算是服气了！”忠财跺着脚、甩着手说：“嘻！谁叫你不听毛主席的话哩！你那小奴家的经济，狗尾巴上的露水，哪能沾得上弦呢！”他爹一听这话，当然服气；只是忠财那态度不太尊重，不是儿子对老子说话的样子，所以心里有点儿不是味道，便晃着烟袋说：“狗呆，你小子又逞能了！当初你不是也觉着我说的话有点道理吗？眼前你又成诸葛亮了。”忠财回想起当初的情形，也有点羞惭，说：“别提那一节了，以后只要是毛主席的话，我郭忠财字字句句记在心，要有三心二意，叫五雷轰我！”

第三章 老实能干

郭忠财和窜街头的生意人不同。生意人动不动就发誓，那是为的骗人，发过誓就让大风刮跑了；忠财是个老实人，发誓算数，时时刻刻记在心里。

自从发誓以后，每天晚上不管有事没事，他总要往农业社办公室里跑一趟，目的是听一听上级有没有什么新号召，以便及时响应。

这天晚上，他刚来到办公室，社长一边让烟一边说：“兄弟，我正想找你商量一件事呢！咱们这一带马上要成立联社，听说是实现一乡一社。大社一动手成立，就要办一座铁木业社。实际是

个小工厂。准备请你去干铁工，造农具。兄弟你愿意去吗？”

忠财说：“这件事，上级咋着布置的？”

社长知道他的习惯，便马上告诉他，办大社这是毛主席提倡的，大社的优越性很多。“本来我舍不得让你去，可是支部研究了，决定请你去。你看咋样？”

忠财把腿一拍：“只要支部研究了，哪能不去呢？坚决响应号召！”第二天一大早他就背着打铁的家什去报到了。

在工厂那时候，那真是从领导到工人，没有哪个人不对他称赞的。别看他技术不高，可是第一听话，第二能干。铁业社那时刚上马，打农具没有铁，他愁得睡不着觉，不声不响回到家，把以前打铁时剩下的铁头铁脑都拾掇好背到厂里来，最后把门鼻子也拆下来带着。老婆不高兴，他憨笑着劝道：“别生气，我给你换一个铁丝的，一样用。”回到厂里，他把碎铁往红炉旁一倒，就叮叮当当地干起来。铁业社主任一看，好家伙，他光着脊梁，穿着裤头，腰里围着一块旧帆布，自己拉风箱，自己掌钳，自己打铁，红炉的火光一闪一闪的，照着那满身汗光，浑身通红。主任说：“忠财你真能干，是好样的！”忠财只是傻乎乎地笑一笑，别的啥也没说。到了第二天吃中饭的时候，主任跟他蹲在一块儿吃小菜，见他愁眉不展。问他：“有啥心事没有？要是离不开爱人就回家去住，来个早出晚归……”一听这话，忠财气得把饭碗一撂，红着脸说：“哪个龟孙离不开？我愁咱铁不够用，想串乡收铁收铜，可是连个秤都认不得，又不会算帐！我快愁死了，你还打官腔。”主任一阵感动，赶忙赔不是，说：“这样吧！咱俩一起去，行啦不！”忠财又说：“你滚吧！咱们拢共七八个人，再出去两个串乡的，工厂关门吧！”主任一想也对，说：“这样吧：我给你两张纸、一杆铅笔，收铁时你请别人记在纸上就行了。”忠财咧着嘴笑起来，说：“这个法儿行，你咋不早说？”主任又说：“不过你要小心点，别让人家坑你。”忠财一瞪眼，“我看哪个敢坑公家！”吃罢饭，忠财收拾了两只大箩筐，一根桑